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读书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读书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与梦想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5046-1

I. ①读… II. ①开…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73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读书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7.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我的“仓库”	巴 金 / 001
话“书”	巴 金 / 003
丢不掉的珍宝	冰 心 / 026
忆读书	冰 心 / 030
石头里的《燕山诗话》	董 桥 / 033
读王蒙的《杂色》	高行健 / 035
那个地方叫青岛	虹 影 / 040
好读书	贾平凹 / 047
我是农民	贾平凹 / 049
丑 石	贾平凹 / 055
读书和扔书	蒋子龙 / 057
散文的时代	蒋子龙 / 059
知识增进教养，但不等于教养	薛卫民 / 061
储蓄思想	老 舍 / 071
青年与文艺	老 舍 / 073
影响我的几本书	梁实秋 / 077
同 学	梁实秋 / 087
中国人之聪明	林语堂 / 090
今 日	林语堂 / 092
五十自戒	刘心武 / 095

班主任.....	刘心武 / 098
阿长与《山海经》.....	鲁迅 / 120
说“面子”.....	鲁迅 / 125
土地的寻觅.....	路遥 / 127
升学与就业.....	茅盾 / 130
读《伊索寓言》.....	钱钟书 / 133
删去的文字.....	孙犁 / 137
老家.....	孙犁 / 141
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	秦牧 / 143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王安忆 / 148
菜园小记.....	吴伯箫 / 156
七根火柴.....	王愿坚 / 159
茶花赋.....	杨朔 / 162
小仆人.....	叶君健 / 165
橘子.....	[日] 芥川龙之介 / 175
母亲的诞生.....	[日] 川端康成 / 178
箱根.....	季羡林 / 184

我的“仓库”

巴 金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儿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做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1927年2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

尽管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并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安德烈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

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19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写于1983年11月

话“书”^①

巴 金

—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腐烂在坟墓里了。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一声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他们包围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回到那广阔的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的叮咛的嘱咐，伴着哥哥姐姐们游戏，那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叫我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一首词给我们讲解，教我们诵读。过后我们就合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晚都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教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因为在世间有着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此美丽。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有在仆婢们的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她们的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的冬夜里，这爱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她。

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含了眼泪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希望的那样。

二

我读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

拉马丁的《吉隆特党史》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方面是失败的，这是一本充满偏见的著作。但是诗人的优美的文辞常常激动我的心。同时书中攻击诬蔑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愤慨。

马拉成了许多王党或者右倾历史家攻击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被称为人民的朋友。他的确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吉隆特党骂他做吸血的疯子，历史家如马德楞等甚至用了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但是如今许多文件摆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明白马拉在法国大革命中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

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望。老实说，她只是一个入了迷途的狂热者，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事（不，坏事）。虽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其实她想保护的不过是她的本阶级（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已。

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蔑、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蜡像陈列馆看了马拉被刺的悲剧回来，一百数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涛。我悲痛地想到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得和那些在塞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这时候我翻开了拉马丁的书、马德楞的书，和道布生的论哥代等的书（《四个法国妇人》），我的愤怒

又从心底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曾经想过用我这管无力的笔来描写这个历史上的大悲剧——马拉的死。但是我并没有写成这样的一篇文章。

三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是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

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005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

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儿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革命^①的传单。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想，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四

林琴南氏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是七八年前读过的了。里面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是一位中世纪的英国公主对她所爱的将军说的话，但在中国，所谓“奴在心者”如今不是正在各处得意地活着吗？而且这类人不是还在骄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吗？做奴隶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觉得的。因为他们的良心都被贱价地卖给主子们了。不管主子们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是古人，是今人，其为主子，则没有差别。“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堕落了。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五

我观察生活，我研究历史。我看遍了过去的和现在的人民的大斗争。我看出来在那些斗争里文字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字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些时候“纯粹的”文人所尽的任务是何等的小。在宫廷里当弄臣，在贵族爵邸里做食客，在贵妇人的沙龙里做装饰品，给当权者歌功颂德——这些倒是“纯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戏。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如何伟大。然而，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这些人据新近一位中国批评家“严格地”说来，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他们比但丁、莎士比亚等大文豪更可爱。

这似乎是题外的话，其实并不是。譬如说但丁吧，他可以把他的政敌都送进地狱，他可以请他所爱的女人引他进天堂。我却不能够。这一类的事情我没有勇气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够从写作上

得到满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见文章和现实的环境相比,等于拿一个鸡蛋去碰石头。一番动人的演说可以使激动的群众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在短时间内感动人,但是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不纯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经过一个短时期便归于消灭。但是纯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过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也会变作藏书家的所谓珍本,而成为风雅绅商沽名钓誉的工具了。

六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一个熟朋友似的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像德国历史家W. 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

.....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

七

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

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八

我刚刚关上的书，书皮上也有着这样一个名字：让·保罗·马拉。那是列克-马勒采文著的历史小说。

我又在读关于马拉的书。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W. 布洛斯语），“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C. L. 杰姆斯语），“下层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诚挚的战士”（E. B. 巴克斯

语)。他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都更爱人民。可是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一个人马拉的党徒。有人说马拉的党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为无数的人民所热爱。……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是跟马拉的名字分不开的。……夜帮助我思想、回忆。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的疲倦渐渐地消失了。我跟着一个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罚绝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成名的医生和学者。

然后是卢梭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我看见热狂的煽动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创刊了《人民的朋友》，攻击腐败和罪恶。他时常在地窖中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国贵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20号，一所阴暗简陋的房屋，一个病弱的老人（才只五十岁，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过度的工作和燃烧的热情摧毁了的）。房间里充满着霉气和臭味，到处凌乱地堆着东西。几张熟悉的脸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个房间又落进一种窒息人的静寂里。然后响起了沉重的喘息声。病折磨着马拉，他接近垂死的状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写作，一双老虎眼里还燃着烈火，这对眼睛永远睁着，守护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笔没有停过，他的刊物也在继续刊行。体力在逐渐减退，心却一直在燃烧。最后他不能出去参加国民大会的会议了。他不得不靠热水浴来减轻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里为他的刊物写文章，向国民大会建议，为人民的权利呼吁。一直到最后他还在攻击反革命的罪人，拯救无辜。

九

我至今还相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不错，虽然我生迟了一百几十年，不能够亲身经历那次的革命，我的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书本中得来的。

而且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特别提说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动。

—〇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1926年8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

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

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儿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作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摘自《忆鲁迅先生》1949年10月）

1855年印行的《草叶集》第一版只有十二首无题的诗，当时没有一个出版家愿意印这本书，作者只好自费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

来的书没法传到读者的手中，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不断的谩骂。像“疯子”“色情狂”“杂草”“垃圾”这一类不堪入耳的攻击，并不能阻止诗人继续写作。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叶集》中，就有了三十二首长短诗篇，这部诗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经过作者不断地增订、改写、重编，到1892年诗人去世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长短诗篇的光辉灿烂的大诗集了。

《草叶集》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侮辱和谩骂，但是它也曾得到人们热烈的赞美和拥护。例如惠特曼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就非常喜欢它，说它有“鼓舞人、加强人信心的最好的优点”。有一个批评家还说：“惠特曼是人类编年史中最高贵的人物。”

一百年来，《草叶集》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爱。

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谩骂和诅咒。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经照遍全世界，它的声音已经到达了每一个角落，正像诗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预言的那样：哪儿有地，哪儿有水，哪儿就长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诗集《草叶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同志，这不是书，谁接触它，就接触到人。”

《草叶集》的确是跟诗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开的。

.....

惠特曼称自己为“过分赞美生活的人”。他把她的一首长诗称为《欢乐的歌》。其实不单是这首诗，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诗里面都浸透了生活会带来幸福的这个深刻的感觉。《草叶集》的每个读者打开这本美丽的书以后，读了几页就会感到一种非常坚定而且是惊人地真诚的乐观主义。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样地引人喜爱，不管是鸟或花，都充满了欢乐的生气；他的人物浸透了欢乐的朝气蓬勃的精神，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欣赏海洋、山岭、草原上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对于未来和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